



人在旅途

□蓝俊

淘琴记

二十多年前,一位同窗赠我一把小提琴。世事沧桑,生活匆匆,同窗早已断了音讯,琴也已多年搁置。不久前整理旧物,竟翻出这把琴来,发现它已脱胶,音柱移位,弓毛断裂,再也拉不出动听的乐音了。

琴勾起了我对燃情岁月的回想,也勾起了我拉琴的欲望,于是,七月的一天,约了一位朋友驱车前往著名的提琴之乡——泰兴的溪桥,买琴,修琴。

溪桥的提琴店多得像农贸市场的摊位。浏览了几家店,试拉了几把,均不如意。车拐到一个小巷口。不经意间瞥见一个小作坊,一个老者,仅后脑勺存一髻银发,颇有古风,正聚精会神做琴。

问:“有琴卖吗?”答:“有。”

小作坊最多五六个平方,散放着制琴工具,几只雕琢了的小提琴面板。老者放下手中的活计,推开一扇不起眼的小门,把我们带到小作坊的里间。原来是他起居之所!衣服胡乱堆积,老者打开床头一个柜子,里面放了十多把琴。

问价,要两千元一把,要价这么高?我吃了一惊。

朋友调音,试拉一曲,优美的音色一下把我镇住了。刚才内心的焦躁早已随着音乐烟消云散,那因低矮而略显闷热的小作坊也似乎远离了炎热的夏季。

“不错吧!”老者笑问,带着隐藏不住的自豪和喜悦。

我们却按捺住喜悦,先说一般般,然后砍价。可老者挺倔,竟一分不让。

“这样吧,你先把我的这把旧琴修好,买琴的事,我们现在不确定,我们还要到其他的店里去看看。”我拿出琴递给老者,他眼前一亮赞道:好琴!

再逛几家,总有遗憾,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老者作坊里的那把。又走进一家,铺子收拾得赏心悦目。每把琴都放在漂亮的橱窗内。店主名王xx是个小青年,递名片,看茶,能说善道。我看见在店门口停了一辆奥迪轿车,在他的腰间挂着车的钥匙。他说:“我制琴技术来自大师,不数第一也是第二,两把便宜400元,绝对物超所值!”

我们颇为心动,但迟疑后,还是回了老者的店。

我拿出小青年的名片和老者砍:“人家的琴与你的差不多,比你便宜多了。”

老者却一下笑了:“这是我最好的徒弟。”

我们呆住,然后看老者修琴,听他闲话。原来老者13岁时从溪桥流浪到上海小提琴厂混饭吃,因为勤快,聪明,被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师郑叔收为徒弟,精修技艺,后来成为厂内的大师傅。

“那现在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指指他简陋的店铺。

他沉默半晌,才缓缓说道:“后来溪桥办小提琴厂,政府领导到上海请我几次,我就辞职帮他们办厂,我收了许多徒弟,有些徒弟还没明白琴是怎么一回事,就自己出来办厂,发财了——!”说到这里,他神色茫然,声音也低了许多。但却坚毅地说:“他们的琴与我的琴确实还是有差距的,知徒莫若师。”

“琴卖与识者,你手里有这把琴,也算我的知音了。我随徒弟的价,两把少收400元。”老者咬咬牙说。我和朋友交换了下眼神,急匆匆掏出皮夹,各自数出20张。老者却感动起来,推让数番,终于收下。

回家的路上,我们说到老者,说到琴道、商道,说到变与不变和选择的艰难,终究不知哪个才是正确的答案。

到家后,把新旧两把琴拿出来,各拉了一曲,柔美的音色,丰富的表现力,几乎不分伯仲。心中闪过老者和他简陋店铺的影子,不免感动复感慨!



最是难忘

放炮

□孙青瑜

焄,扔出去放响,觉得太不过瘾,也太浪费,所以每次偷放哥哥的电光小炮,我都是用手握着的。小炮虽小,可在手指间炸开,威力还是有的。两个手指头被炮灰染黑不说,手指头肚也被震得麻痛很久。因为周围有观看的小伙伴,我又得装着若无其事,像是钢筋铁骨一般,摆出一副不疼不痒的样子,英雄极了。

有时候,我也会在年前,偷偷把父亲买的大盘炮拆下几十枚,但又不能让父亲发现,所以要技术,要会辨炮焄。把一盘大炮辨得“完好如初”,确实要细心和工夫,拆的过程,自然也是学的过程。

偷父亲和哥哥的炮都是小打小闹,不足解痒。每年得炮最多的是初一五更的抢炮。抢来的炮都是大炮,手指头粗细。这种大炮是万万不能捏着放的,若愣头青一回,肯定会被炸得皮开血流。

拾来的哑炮,炮焄一般都很短,多是半截儿焄,甚至有的更短些,只露一个头儿,所以,放这种炮需要工夫和胆量。也有没焄的,需要剥开,把内焄拔一些,露出一点点,再重新裹好。因为炮焄太短,有一年,因扔擻不及,炮竟在我手里疯狂炸响,疼得我无法忍受,大哭小叫,再也无法装“钢筋铁骨”的英雄。母亲见状又气又恼,可看着我泪水横流的样子,又不忍心再打,就骂,边给我包扎边骂,骂得我不得不忍着疼痛逃之夭夭。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放炮的技术越来越高,再短的焄子,也没有再炸伤过我的手,同时捏着放炮的技术也越来越高,后来连手指粗细的大炮,也敢捏着放了,可以说这等功夫很多男孩子都及。

颍河镇很多人都知道我我爱放炮,有一年过年回家,一个儿时的炮友叫着我的小名问我:“猫妮,现在还捏着放炮不放了?”还没等我回答,周围的人就开始笑了起来,好像又看到了那个捏着放炮的疯丫头。

时隔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爱好一样一样地丢,唯有放炮的“野好”没丢。每年过年,我都要瞅准一个小区,在粉身碎骨的炮纸中瞅哑炮,一仗又一仗,装进袋里。生活富足了,再也没有人和我这个年过而立之年的女炮迷抢炮了。从抢炮到拾炮,生活真的富足到人们对哑炮不屑一顾了。当我只身转悠在零乱的炮纸里,多了一份孤独,少了一份儿时的情趣和欢快,更缺失了一份疯狂的年味。

炮,曾一度在城市禁放,就在一夜间,城市人好像失去了年味。时隔多年,解禁之后,

炮声又回来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再也找不到当初的味道,好像少了很多内容。有人说,“失去的再也难回”。禁放十多年,悠悠间又一茬孩子长大,具有沿袭和连贯性的民俗出现了一个无法填平的大豁口,再也续不上了。这一代的孩子好像只会静静地聆听炮声,却不知道抢炮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内里那份忘我的疯狂和情趣,还有炮声在手指间引燃的浓浓年味。



诗路放歌

爸爸

□刘畅

爸爸,对我来说
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字眼
爸爸,对我来说
是人生里最深切的依恋

儿时的我,
是多么的脆弱和渺小
是爸爸的步伐
引领我走上人生的大道

爸爸
虽然你很忙碌
虽然我们在一起很少
但那份真挚的感情
永远存在于我们的心房

爸爸
虽然我命运多舛
虽然我总在漩涡中挣扎
但每当我想起你
就构筑了我最后的心墙

爸爸
即使生活的艰难让我疲惫
即使成长的风雨让我憔悴
但每当我回到那温暖的家
我都愿意重新打起精神
给你倒杯水
享受那最美最美的时刻

爸爸
有时生活的打击让我害怕
但我想起你
就会从心底
鼓起那最后的勇气

爸爸
我多么想告诉你
你是我最后的自尊
生长和滋润的地方

爸爸
我多么想告诉你
你是我心底的勇气
奋起和勃发的温度

爸爸
你可知道
你是儿子最在乎的人
早已磨砺得无畏的我
其实最害怕你的失望
你的斥责
你的愤怒
因为我不想让你受伤
我想用我的行动
保护你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爸爸
儿子一天天长大
我已开始独立的步伐
终有一天
我会摆脱你天使的翅膀
勇敢冲向蔚蓝的天空
但我想让你知道
我们的心永远连在一起
共同谱写最美的爱的乐章!



心理红楼

看你不顺眼

□吴克成

她的学生邢岫烟说她“僧不僧,俗不俗,男不男,女不女”——她把老师当成四不像了;李纨这样说她:“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她。”哎?学生骂老师不是新鲜事,天天耳鬓厮磨,难免没有碰破皮的时候,不当面指着鼻子骂已是给足你面子,可李纨从来没有跟妙玉说过话打过交道,交集没有一个,这“可厌”二字从何说起?

分析心理学之父荣格这样解释。他认为:生活中我们并没有接触,但一看就不顺眼的人,其实是我们一直压抑着,不想成为的我。举个例子:有人觉得优柔寡断会惹人讨厌,所以他生活中会学着快刀斩乱麻,“优柔寡断”就会成为阴影,用三座大山在心底压起来。一旦遇到一个人,身上有我们压抑着的优柔寡断——也就是那个人身上有我们心底压着的阴影,那我们就会起不顺眼的反应。

可见看着不顺眼的那个人,其实属“我”的一部分。因此列位看官如果以后看谁不顺眼,首先心里要清楚,那个人其实是压抑在我们心底的阴影,是我们的连体兄弟,向他放冷箭是“煮豆燃豆萁”,曹植见了会对你吟《七步诗》。你收到这样的冷箭也不必惊慌少要害怕,我们的老祖宗庄子有个好方法,不妨在这里侵犯一下版权。讨厌自己影子的人,跑得越快影子会跟得越急,无休无止地想要摆脱只会把自己累死,最好的办法是在树荫里坐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手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愿意放冷箭就让他尽管放马过来,你只管坐在树荫下喝茶数钱,气死他。

过年,最振奋人心的就是炮声。初一五更,一团漆黑中,炮闪着它醉人的光,用粉身碎骨奏响辞旧迎新的音乐,此起彼伏。我和几个抢炮的伙伴支着耳朵辨别炮声来自谁家,待辨真了,便一窝蜂地朝炮源跑去。一个个捂着耳朵,侧着身子,拧着眉头站在人家大门口,看着炮仗上疾速移动的光火,听着脆响的炮声,待一挂1000响或2000响的炮放完,一群小身影便贪婪扑到粉身碎骨的炮纸中,寻找熄焄的哑炮。不想这一家的哑炮还没有拾完,另一家的开门炮又响了,于是又一窝蜂地蹿出去,在炮声中飞到另一家……放炮,是我小时候对过年的全部理解,我本来觉得过年就是放炮,放炮就是过年。所以那时候每到过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挂属于自己的鞭炮,或50响或100响,拆了,散着放,在细水长流中品味无穷的趣味。

可惜,我是个女孩儿,母亲从不给我买炮放。而每年代替奶奶分发过年小惠的小姑娘也不给我买炮,任凭我苦苦哀求,她却固守规矩,给我买几束蜡染的纸花,将男女之别分得格外清楚。我叔伯兄妹九人,只有我一个女孩儿。本来应该是众星捧月、一呼百应的娇闺女,可不想我生性顽皮,和众兄弟混在一起,像个“二小子”,从来没有受到过“物稀为贵”的优待。只有年关时,家人才会想起我是个女孩子,不许我放炮,只许静赏那几束蜡染的小花,非要我做足淑女的样子。细细回想,很是残酷。

当时,奶奶家开着大商店,主搞批发,十里八村的人都来奶奶家进货。每到春节,生意更是火爆,鞭炮自然是不缺的。我哥和大弟二人手头的鞭炮甚为丰盛,除去小姑娘分发的十多挂鞭炮外,他们还可以随手从店里“摸”几挂,尤其我哥“摸”得最多,拆开的碎炮填满抽屉,能足足放一个正月。看着哥哥一抽屉电光炮,我很是眼热,也想随手从奶奶家“摸”几挂,以解炮瘾。不想刚伸手,就被眼尖的奶奶看到,炮没到手,反倒被奶奶当贼追了百十米。

无奈,我只得想尽各种办法曲线求。

有时,我会趁哥哥不注意,偷他十多枚电光小炮,偷偷放了。因为炮瘾太大,若点着炮

《看电影》杂志最近策划一期“阮玲玉百年”专题,洋洋洒洒26页,把阮玲玉从里到外翻了个底朝天。鲁迅、费穆、黎伟长等人当年为她鸣冤的文章也从旧报章中翻出来,换个公堂继续击鼓。阮玲玉那两封真假难辨的绝命书也紧贴在黎伟长那篇《葬·心》后,一字不落地实录出来。像我这样眼拙心拙的呆子,虽然分不清哪篇是混珠的鱼目,但只看那“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这一句,就已不胜唏嘘。

职场中人,天天在江湖上飘,明枪挨得不多,暗箭或多或少都中过——我就见识过这样的女射手,当面说得甜如蜜,转过屁股立刻去当汉奸,说者无心的话经她一转述,芝麻大的事都能成了篡党卖国——若把那些明里暗里的一并收罗起来,手小的还不一定握得下。大部分箭根据做工与用料,大致就能看出出自何门何派,也有一部分,即使神算子亲临,把十指掐破,也算不出来龙去脉——是与你无冤无仇,但看你不顺眼,顺手赏给你的。

这“人言可畏”中的“人”,定也未必个个跟阮玲玉有仇怨,只是觉得她不顺眼,或嚼舌头头时找不到料了,便添些油加些醋当嚼果,做起了孽。如果说阮玲玉是十里洋场的红星,树大招风在情理之中,那么妙玉在栊翠庵里吃斋念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和谁争名也不和谁逐利,招惹过谁?可依然躲不过可畏的人言。

宝钗说她“怪诞”;宝玉说她“不合时宜”;